



扫一扫进入
文化周刊微官网

大西北的文化高地 宝鸡人的精神家园

村子的故事

强家沟村 扶眉战役中的红色阵地

本报记者 王星



扶眉战役英雄副团长高增岳战斗过的地方

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1949年7月10日至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以陕西扶风、眉县为中心的西北战场上，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战略决战——扶眉战役，这场战役基本解放了关中地区，也为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奠定了基础。

“强家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地处扶风、眉县、岐山三县交界处。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70余年前爆发的扶眉战役中，这个村庄成为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在此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力阻顽敌，以不怕牺牲的精神，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威武雄壮的凯歌。

一个易守难攻的战场

经过几场春雨的滋润，关中平原上的麦苗绿得醉人，充满勃勃生机。4月7日，记者一行沿着黄土高原而上，来到了扶风县午井镇的强家沟村，闻着泥土的芬芳，看着烂漫的山花，幽静古朴的村庄很难让人联想到，这里曾经是枪林弹雨、危机四伏的战火前线。

历史的足音，就在静谧中真切地越来越远。

1949年夏，整个关中、陇东地区热如蒸笼，敌我双方数十万大军枕戈待旦。胡宗南部从西安撤退的国民党兵力众多，其第65军、第38军位于扶风以南、渭河以北陇海铁路两侧，马步芳部第119军位于武功至扶风一带，第82军、第129军位于长武、彬县、永寿地区，马鸿逵部第11军、第128军位于麟游地区。胡马两集团企图凭借有利地形，联合作战，阻止解放军西进和南下。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1949年7月12日，一阵“嗒嗒嗒”的机枪声在强家沟村骤然响起，这里正是国民党第38军军部所在地。此处为台塬地势，南边是渭河北塬的高坡，坡下是渭河，西边与罗局镇（今岐山县枣林镇罗局村）之间是一个落差近100米的塬坡，北边与料地、小寨、北营之间呈横贯东西的凹地，易守难攻。

枪炮声、冲锋声，在村中回响。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解放军一举歼灭

了国民党第38军大部，仅军长李振西和少数人撤退。

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昔日的硝烟已经远去，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对70余年前的那场战斗至今记忆犹新。

今年96岁的村民权志明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虽然耳朵有些背，但谈及往事时，依然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震撼与感动。

1949年6月底，国民党第38军

来到了强家沟村盘踞，25岁的权志明和村里很多男青年一样，怕被抓壮丁，躲进了村南边的高窑。同年7月12日中午，村里突然响起了枪声，一袋烟工夫，机枪声和爆炸声四起，一直到日落才慢慢平静下来。

第二天清早，权志明从高窑跑回村才发现，山沟里、田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士兵尸体。他记得，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半倒在土坡上，还睁着眼睛，像活着一样，他们仍紧握着手中的枪，如在战斗一般。回忆到这些，权志明老人微微摇了摇头，闭上眼睛

念叨了两个字“惨烈”！

任新堂住在村七队，这个地方村里人叫它“任家沟”。任家沟里至今保留着几处残缺的土城堡，而土城堡下面的几孔窑洞，正是任新堂家的老屋。84岁的村民任新堂一直记得，1949年7月12日下午两点左右，解放军在任家沟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奋战，解放军攻破任家沟，取得胜利。

这时，13岁的任新堂从窑洞里探出脑袋，一个穿着粗布军服的解放军战士对他招手，任新堂的祖母很害怕，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却一点都不害怕，跑到了几个战士面前。原来他们在找水喝，任新堂就自然做起了向导。

回忆到这里，任新堂说他之所以不害怕，是因为他觉得解放军战士和国民党兵两眼，就被臭骂了一顿。而解放军战士却对他微笑，还亲切地称他祖母为“老妈妈”，很有礼貌。

“解放军对老百姓好！”任新堂说，从7月12日晚上起，他就跟着解放军战士在村里跑，晚上他祖母还帮战士们烧火做饭。13日早上，解放军战士离开时，得知任新堂家中困难，还将自己的口粮和一条毛毯送给了他。

一群世代铭记的战士

风雨七十载，硝烟弥漫的战争早已远去，但那一幕幕色彩斑斓的历史画面却依旧清晰。

84岁的村民刘锐记得，那时国民党军的几挺机枪就架在他家所在的一队土崖上，他们躲进窑洞，就觉得头顶上不停地地震。他很好奇地望向外面，田地上两军战士在拼刺刀，旁边倒下了好多兵。在强家沟村北边有一处土崖，土崖旁有一棵柿子树，据村里的老人们讲，这里就是烈士高增岳牺牲的地方。

1949年7月12日下午5时，解放军向敌军发起总攻，一野二兵团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副团长高增岳带领战士在强家沟一带奋勇追敌。高增岳一马当先，率领战士强突敌人阵地。

不料，一发子弹打中了高增岳的大腿，他前进不得，便坐在地上，面朝敌人，挥动着手枪指挥战士们冲锋。又一发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他捂着伤口，忍着疼痛，拼尽全力指挥战斗。第三发子弹打过来，击中了高增岳的头部，他笔挺的身子轰然倒下，再也没有起来。看到高增岳倒下的身影，战士们高喊：“为高副团长报仇，冲锋啊！”冒着枪林弹雨，战士们终于攻下强家沟，全歼敌军主力。

这段历史得到了我市红色作家侯省彦的肯定，他说，在扶眉战役中的强家沟村阵地上发生过许多红色故事，值得人们追忆。

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枪声早已消逝。近年来，强家沟村村民和外地游子在村里自发筹建了纪念馆和纪念馆，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强玉昌说，“红色历史”是强家沟人的骄傲，他们要用实际行动把红色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脚踏实地建设好家乡。



强家沟村村民在村里自发筹建的纪念馆



任新堂手指方向，是70余年前解放军攻克阵地时插红旗的高地。



国民党第38军在村里的驻营地



扫一扫 看视频

责任编辑：王星 美编：兰莹莹 校对：谢莉



18世纪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的中国风创作《中国花园》

树上就能长丝绸？遍地都是珍宝？人人都是带货小王子？听起来是不是很梦幻很向往？没错，这就是古代

丝绸的追捧，当时的罗马贵族皆以穿丝绸为美，现在庞贝古城壁画上依然保存着罗马帝国时期贵族身着丝绸的

古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郭晶

西方人眼里的中国。

大概在我国春秋时期至汉代，“中国制造”的丝绸就以其柔软飘逸的质地，征服了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罗马人。古代艰险的丝路导致丝绸价格颇高，但依然无法阻挡他们对

形象。由于山阻水长，罗马人不能理解如此光滑柔软的“软黄金”是怎样产生的。古罗马著名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写道：“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闻名世界。丝生于树上，取下湿一湿，即可梳理成丝。”后来欧洲皆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此词由希腊文赛尔(Sere)即蚕丝一词演化而来，意即“丝绸之国”。殊不知，他们眼中可以自然生长的丝绸，需要植桑育蚕、剥茧抽丝、缫丝纺纱等复杂的手工劳作才能获得。

南北朝至明代，在欧洲人看来中国人人遍身罗绮，珠宝满怀。中世纪时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中国居民无论贵贱，无论冬夏，都穿丝绸。他们拥有黄金、白银、珍珠、锦缎和丝绸。”特别是意大利人

马可·波罗的渲染，他在游记中写道：“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也会集中在这个城里。”意大利画家加万尼·莱昂纳多在1884年绘制的《马可·波罗归来》就选取了马可·波罗向大家展示其从中国带回的珍宝的场景：倾泻而出的珍宝与长身而立的马可·波罗成为画面的中心，四周围绕的人群以各种姿势向中心探去，强烈的向心力与冲突感表现出人们对于这些珍宝的惊叹和渴望，也映衬出他们对于神秘而富庶的中国的向往。特别是他们对瓷器的狂热，直接影响了18世纪兴起的“中国热”，许明龙在《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热”》中写道：“那时，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服饰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当时法

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就创作了一系列想象中的“中国景象”，其中《中国花园》里充满了他们向往的“中国元素”：夸张的中式戏服、饰满羽毛的凉伞以及随意放置的精致瓷器等。后来欧洲称呼中国也由原来的“赛里斯”变成了代表瓷器的“China”。

这些在欧洲人眼中的富足升平，是世代中国人通过晴耕雨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精耕细作得来的；到现在随着国力的增强与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制造”充斥世界每个角落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华为、小米、大疆等一些中国名牌也日益受到追捧。几千年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一直都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用双手创造出来的。

（作者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陈列研究室工作人员）